

# 廊桥,守望在山水之间

□本报见习记者 尤方明 通讯员 吴苏梅

## 核心提示

山城寿宁,岭峻溪深,何以探得万千世界之风采?唯有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。闽人翻山越岭的赤诚孕育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,名唤木拱廊桥。

宋人张择端借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流芳千古,图中“汴水虹桥”尽显汴京盛景。“从东水门外七里,曰虹桥,其桥无柱,皆以巨木虚架,饰以丹,宛如飞虹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道出虹桥卧波的惊艳。

透过画卷,依稀可辨认“不费寸钉片铁,全由榫卯衔接”的古人智慧,然则木拱廊桥的建造技艺还要更胜一筹。“河上架桥,桥上建廊,以廊护桥,桥廊一体”,廊屋既为木桥铺设避风避雨的屏障,亦可平衡主拱骨架的向上推力,使之傲立于水深急流处。

始于开山劈水,廊桥的意义早已超越便利通勤。集山、

水、屋、桥于一体,化亭、台、楼、阁于一身,廊桥风华荡漾于诗情画意里;笙磬同音、祀神祈福,廊桥遗梦浸润在人间烟火中。

作为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口中的“世界贯木拱廊桥之乡”,寿宁现存古廊桥19座,其数量之多、建造年代序列之齐整、桥群分布之集中、人文资料之丰富,均为世间少有。更不必说单拱跨度全国最长的下党乡鸾峰桥、木拱最短的屏溪镇翁坑桥均坐落于此。

斗转星移,昔日天堑化作今朝通衢,廊桥的实用功能逐步淡化。是任其湮灭抑或推陈出新?代代寿宁匠人毅然选择扛起非遗传承的大旗,纵贯闽浙山水间。当乡土情结轻声呼唤,当制度建设日趋完善,当文物保护意识蔚然成风,这场跨越岁月山河的漫长接力,终究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## 共融山水,逐梦烟火人间

在寿宁城关,由西北向东南的蟾溪穿城而过,前后不到3公里长的溪流之上,屹立着飞云桥、升平桥、仙官桥、登云桥4座廊桥。这是国内罕见的贯木拱桥群,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沿蟾溪下游行走,举目即为登云桥。该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,又称杨梅桥,全长33.8米,宽4.2米,拱跨30.8米,横跨南北两岸。“先立桥,方建村,其所处村落因此得名杨梅桥村。2009年,因寿宁县城东区扩建,故迁至现址。”寿宁县文旅局工作人员周宏说。

深入廊屋,可见其为四柱九檩穿斗式结构,17开间,72柱,上覆双坡顶,两端桥台以条石砌筑。檐下柱旁尽是木板椅凳,不知古今多少旅人曾在此端坐侧卧。

寿宁山高水寒,昼夜温差较大,故廊屋两侧均琢窗花,以供通风、采光。窗花或似花瓶,或如蒲扇,竟无一雷同。透过窗花远眺,浩瀚山水尽收眼底,古桥与这天然风光可谓相得益彰。

挥别城郊,渐入闹市,但见红妆绿抹的仙官桥。风雨板上书“鸢飞鱼跃”,与“玉带长环”之匾额相映成趣。廊屋正中以斗拱承托八角藻井,升起八角攒尖顶,房梁之下题有墨书,记录造桥匠人、首事人、捐款者等姓名,后人修缮时再添戴镗、冯梦龙等雅士诗作,呈一派雕梁画栋、文意盎然景致。

仙官桥其名,源于“福建三大女神”之一马仙。马仙是中国农耕社会辛勤劳作、勤俭持家、和睦邻里、行善助人的典范,冯梦龙所著《寿宁待志》即有记载寿宁先民虔诚拜谒马仙的盛况。而在寿宁现存的古廊桥中,几乎座座拥有神龛,常年香火不断,祀临水夫人、马仙、观音等神明。

正值午休时分,廊屋两侧长椅上,三五老者围坐成群,闲话家常。周宏说,早年间上桥更设有牌桌、小卖部,供应小食茶水,往来游人络绎不绝。后出于消防因素考虑,摆摊设店、焚香祭祖等活动管理趋严,但廊桥仍不失为周遭居民遮阳避寒、聚朋会友的好去处。

对寿宁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卢彩霞而言,廊桥不在云端,而在心田。孩提时代,升平桥便是她往来学堂的必经之路。每逢阴雨天,女孩总是立于檐下,守候着母亲携伞走来。待到上世纪90年代县里修缮古桥,卢彩霞的父亲先后为仙官桥篆刻碑文、为登云桥修复壁画。这一次,她依然立于檐下,守候着年逾八旬的父亲完成作业。

“廊桥是伴我一生的故乡记忆。”卢彩霞说。

## 秉持匠心,拾梦故土情怀

对一个村镇而言,廊桥是交通命脉,是信仰图腾,是精神寄托,是百年大计。而赋予廊桥灵魂的,正是一位位能工巧匠,其中翘楚被冠以“主墨”或“绳墨”之名,备受尊重。

在寿宁,最负盛名的桥匠莫过于坑底乡“徐郑世家”。这一家族最早可考的造桥事迹可追溯到清嘉庆六年(1801年)。徐兆裕等人联袂筑造了小东上桥。当时,造桥技艺只于家族内部相传,如此传承五代,因匠师徐泽长无子嗣,故传于表亲郑惠福;后相继传至郑惠福之子郑多金、郑多金胞弟郑多雄、郑多雄之子郑辉明。至郑辉明这辈,已算得上九代传承。

在上世纪中叶,郑惠福、郑多金的名声响彻闽浙,父子二人合力修建了11座廊桥。1967年,时年39岁的郑多金首次担纲“主墨”,主持修建下党乡溪头桥,未曾想这几乎成绝唱。

往后的30多年间,伴随着现代交通的蓬勃发展,木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,郑多金从未“封墨”,却形同“封墨”。转机来自2001年,央视栏目组至寿宁为《虹桥寻踪》专题片取景,郑多金仅用6天时间便建起一座廊桥雏形,从而步入大众视野。

2006年,因牛头山水电站建设,长瀚溪桥与张坑桥两座古桥需要异地迁建,郑多金重新出



托溪乡飞鹤桥 尤方明 摄



2019年1月,郑多雄(左)与郑辉明(右)父子在屏溪镇武溪廊桥上梁仪式现场。(资料图片) 吴苏梅 摄



下党乡鸾峰桥 龚建 摄

山主持工程。其间,郑多雄加入团队;而后,郑辉明开启桥匠生涯,桥匠家传史话得以续写。2020年,倾注郑家三代造桥人热血的斜滩镇双龙桥正式圆桥,其跨度、宽度、高度均为全省现有廊桥之最。

在双龙桥建成的同一年,托溪乡洋尾村飞鹤桥亦圆满竣工。飞鹤桥取“沐鹤于溪”之意,兼具古韵新风,从雕刻、泥塑、漆工特色来看,融合寿宁当地及浙江泰顺技艺精华,整桥加设灯光线路,晚间登桥,别有雅致。

“终于圆了洋尾人百余年几代人的廊桥梦!”桥序上的字眼,道尽当地村民重拾廊桥遗梦的欣喜。谁人可知,此桥背后,蕴藏着怎样的故土情怀。

2006年8月11日,洋尾村党支部书记吴文启无法将这个日子从记忆里抹去。是夜,“桑美”台风席卷洋尾,整座村庄皆成泽国,何谈村头矗立的宋代古桥。

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,不畏天灾的洋尾人民于废墟起新园。近年来,村容村貌日新月异,百姓生活日益富足,大家迫切希望找回心中的那座桥。

“造桥的提议一经提出,可谓一呼百应。工程累计耗资200余万元,皆由村民捐献。老人自愿

看守施工现场,青壮年义务抬梁上瓦,各尽其功。”吴文启说。

捐资修桥,是寿宁自古沿袭的风俗,被视为祈福积德报恩的善举。在现存的古廊桥中,唯有红军桥是由政府拨款建造的“公建桥”,其余皆由民间募资建成。

## 巧手纷飞,筑梦鬼斧神工

细观飞鹤桥桥序,“主墨”吴宗善的姓名被置于显要位置。到访寿宁当日,记者有幸见证这位老匠人的制桥过程。十余年前,吴宗善随郑多雄团队学艺,因是木匠出身,上手极快,目前正为家乡坑底修筑新桥。

筹备现场横卧着的150根巨木,已然说明虹桥宏伟。各式木料均有百余年树龄,分别写有三节苗、五节苗、平苗、剪刀苗等标识。最为人瞩目的,是正中一条披有红绸、悬置高处的长木,它被称为栋梁,日后将直贯廊屋脊顶。

“栋梁选材严苛,且不能只顾眼前造桥之快。要寻觅一片生于向阳处、远离蛇虫鼠蚁的木丛,从中伐走枝繁叶茂的大树,留下苗木,才可为后

人留下根基。”吴宗善说。

选材之外,桥址位置也颇有考究。此番坑底廊桥将立于溪流下游,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,为砌筑桥台铺设基础,既传递驱除水患、庇佑财源福气的民间信仰,又可连通小学与乡镇卫生院,重启廊桥通达交通的历史功能。

从桥台往下望去,竟足有30米高。当代已有脚手架、起重机供工匠与木料上下往来,却不知古时怎能实现“高空作业”?卢彩霞介绍说,在长期实践中,古人发明了水架柱等设备。水架柱形如立于水面的秋千,具体做法是于桥台两侧各立一根立柱,立柱顶端通过麻绳与另一杉木紧紧固定,顶端再用一根横梁木相连接。“工匠在如此木架平台上施展技艺,单是旁观便已胆战心惊。”

廊桥力学之美,集中体现在其拱架结构。吴宗善取来画板,执笔描摹出廊桥起拱落架的全过程。廊桥拱架分为两层系统,下层以3根长木榫卯贯穿成八字形拱架,俗称“三节苗”;上层用5根短木搭成五折边形拱架,俗称“五节苗”;拱架转折处皆置有横木,俗称“牛头”,拱木端部与“牛头”相扣,使两层系统相互咬合,共同受力,形成整体。拱架两端再各立一竖式木排架,两层斜撑

## 记者手记

## 续写好古桥文脉

□本报见习记者 尤方明

一头贯穿山水,一头联结古今,作为我国桥梁史上的“活化石”,廊桥是矗立于曲水奇峰间的珍奇瑰宝,是洞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廊桥是美丽的。它美在“编木结构”所体现的古人智慧,美在飞阁流丹的木衣锦绣,美在与自然风光的紧密交融,美在凝聚社情民意的平台价值。

廊桥同时是脆弱的。自然灾害的侵袭、人为因素的破坏,都可能对其造成致命伤害。同

时,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,也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。毕竟甘受孤寂、精雕细琢的匠人精神并非人皆有之,更何况造桥不是一项能够带来丰厚物质回报的工作。某种程度而言,守艺要比护桥意义更加重大,任务也更加艰巨。

近年来,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廊桥保护和传承工作,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之保驾护航。我们也欣喜地看到,廊桥的人文艺术价值广为人知,文物保护意识渐入人心,造桥队伍中也涌现出年轻人的身影。

当然,廊桥保护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。应通过对桥体本身、周边环境、相关文化遗迹等要素的系统性保护,传递其完整价值;给予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必要的物质及精神激励,扶持他们收徒授艺、开展建桥实践;进一步加强宣教倡导,普及文物保护理念与知识,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廊桥保护行动;强化科学管理,建立廊桥保护的常态化机制与应急预案;充分挖掘廊桥文化资源,促进廊桥文旅文创融合发展,使之在传承中得以“活化”。



吴宗善在建造飞鹤桥现场。吴苏梅 摄